

# 卢沟桥事变中谁直接指挥中国军队？

关于卢沟桥事变已有较多论述,但当时直接指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到底是谁?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说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也有说是副军长佟麟阁的,还有讲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加强营营长金振中的等,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真正搞清楚这一问题,本文作者通过资料的查找与甄别考证,认为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的冯治安在卢沟桥事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冯治安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很多论述都谈到,卢沟桥事变时,坚守卢沟桥的是二十九军官兵,但究竟是二十九军哪一部,并没有交代清楚。实际的情况是:卢沟桥事变前,二十九军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卫队旅,约10万人。为了加强对日军的防范,作了严密部署: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在天津廊坊至塘沽一线布防,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代主席、北平警备司令),在北平南苑至保定布防,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河间至大名布防,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在察省全境布防。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作为二十九军副军长的佟麟阁,主要负责南苑军训团。由此可知,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均属二十九军势力范围,而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则驻北平地区,拱卫古都安全。

因此说卢沟桥事变时,坚守卢沟桥的是二十九军官兵,从大的方面讲也没有错,但不够确切。

## “若敌人挑衅,就坚决还击”

从中国军队兵力的部署情况看,冯治安的三十七师驻守北平。真正驻守卢沟桥的是三十七师一一歧旅(旅长何基沣)二一九团(驻防长辛店,宛平城内驻守的是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

中)。由于当时日军常到卢沟桥东、北区域以演练为名进行挑衅,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冯治安还曾到他负责的辖区卢沟桥视察,他在听取吉星文团长关于日军频繁活动的动向汇报后指示:“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7月7日,冯治安又在北平召集何基沣与吉星文等布置应变措施,他指出:“仍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不贸然开火,但若敌人挑衅,就坚决还击。”

下午,日军开至卢沟桥西北的龙王庙,抢筑工事,傍晚向东移动,尔后,日军称走失了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寻找,我守城官兵看到他们是在寻找借口,断然拒绝。冯治安闻报后果断下令:“务必固守,不准日军一兵一卒进入,不许放弃一尺一寸国土,彼若开枪,定予以迎头痛击。”

在此期间,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也向日军抗议,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也出面驳斥了日军的寻衅行为。

8日凌晨,蓄谋已久的日军迫不及待地炮轰宛平城,同时开始向卢沟桥北侧的平汉铁路桥进攻,战斗正式打响。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当即联名向南京报告并表示决心抵抗。同时,冯治安直接向部下下达死命令:“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土是军人的天职,寸土不让,不怕牺牲,卢

沟桥就是尔等的坟墓!”

日军利用事先抢修的工事,首先袭击打死了我守铁路桥的申仲明排长,这激起了我守桥官兵的无比愤怒,他们不顾力量的悬殊,奋力冲入敌阵与敌肉搏,砍死敌人百余,我两排守桥官兵也全部壮烈牺牲,铁路桥失守。

8日夜,金振中营长趁着夜色的掩护,率百余名敢死队员从宛平缒城摸向铁路桥,挥刀杀入敌营,收复了铁路桥。金振中负伤在保定住院疗伤期间,得到国共两党及全国人民的热情慰问。金振中在争夺铁路桥的局部战斗中作为指挥官,并成为英雄,也是毫无疑问的。

## 宋哲元把军权交给冯治安

人们不禁会问,当时作为二十九军主帅的宋哲元军长在何处?这里需要略作交代:卢沟桥事变前,因日本阴谋制造“华北独立”,使华北成为“满洲国”第二,几经谋划,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政治“组织”,宋哲元任委员长,日本人担任最高顾问。这实际上是个临时的地方性机构,但管辖着平、津、冀、察的军、政、财大权,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愿与日军发生直接的冲突,是被迫吞下这枚苦果的。

宋哲元也是被迫接受这一职务的,从主观上讲他还是愿意抗日的,所以当他一面要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又要接受日本的“顾问”时,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他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内,利用雄厚的财力,扩充自己的实力,以待时机,再谋大计。当时日本加紧对华经济侵略,给宋哲元施加许多压力。宋哲元借口“回乡修祖坟”,于5月11日,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临行前他将军事交给冯治安,外交交给秦德纯。

作为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以说一言九鼎,凡军中大事,当然是他说了算。他离开北平时,把军权交给冯治安,说明他对冯是信任和放心的。他把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安排在北平驻扎,充当“御林军”的角色,也绝不是随意的。

关于宋哲元对冯治安的充分器重,可在刘汝明去台后所著的《刘汝明回忆录》中有关《卢沟桥抗战与二十九军》一节的文字得到证实,文章中写道:“二十九军的副军长虽自绍文(秦德纯)任北平市长以后就换了佟捷三(麟阁),可是军长的公事,多由仰之(冯治安)代看,所以仰之等于代理着军长。”

## “顽固抗日派”

今井武夫是日本派遣军总部最重要的高级顾问,他参与策划了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的重大侵华阴谋活动,他在战后出版的《今井武夫回忆录》中也称冯治安“是冀察第二十九军头号实权者”。

另外,日本的驻华特务机关,曾将二十九军及冀察政权的首领们做了分类排队,冯治安不但被划为“抗日派”,还单独加戴“顽固抗日派”的帽子。

1937年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该电开头曰:“本月七日夜十时,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通电中还说:“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

笔者认为,这封电报的内容也是中共中央对冯治安的确切评价。

黄超  
来源:人民政协报

## 黄金团

樊希安 著  
连载之356

等到走日,会会死活不跟他俩走,他已和大宝二宝厮混惯了,闹着跟两个哥哥去玩,抱上了自行车又跳了下来。爷爷奶奶也舍不得让孩子走。奶奶说:“你们在外头忙,没有时间带孩子,我闲着哩!孩子大了,再给你们送回去。若是想孩子了,你们就常回来看看。”

阎芳州用眼睛瞅着杨玉琼,杨玉琼刚一点头,爷爷就把会会抱走了,说:“走,爷爷给你买大老虎去!”会会乖乖地让爷爷抱走了。杨玉琼终是有点不舍,但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先这样安排,眼里满含着热泪。

到嘉峪关见了父母,杨玉琼也

不顾阎芳州在场,大哭了一场,把牛幸娃如何牺牲、她又如何和阎芳州结合,哭诉了一遍。杨玉琼的父母和阎芳州见过面,但并不熟识,如今竟成了翁婿关系,让人唏嘘。阎芳州见过岳父岳母,就像在自家一样干这干那,尤其是对玉琼言听计从百般关心,这让玉琼的父母很是满意。正好妹妹玉洁也放假从北京回来过春节,全家除了王玉波在三山岛连队值班没有回来,算是过了一个团圆年。本想多住些时日,待假期满了再走,玉琼接到夏玉珠打来的长途电话,改变了行程,和阎芳州商定先到北京,然后再回三山岛部队。

阿珠在电话中说:“好你个杨玉琼,你和‘阎眼镜’结婚了,也不告诉一声,不像话!赶快到北京来请我和刘柱锁吃喜酒,我俩给你们操办一下。”

杨玉琼说:“我是二婚,不想操办了,也不麻烦你们两口子了。”

阿珠说:“少胡说八道!什么二婚?人家‘阎眼镜’也是二婚吗?老牛是为救战友牺牲的,有什么怕人知道的!快过来,麻溜点!趁初五前人少,赶快买票出发!”

杨玉琼拗不过阿珠,就和阎芳州辞别父母,于初三那天上了火车,初四到了北京。阿珠和刘柱锁带着孩子朱朱来接,自是分外热情,直接拉着阎芳州和杨玉琼住进了北京饭店,当晚就在饭店办了一场喜宴,还邀请武警文工团一些战友来演出助兴,杨玉琼感动得直流眼泪。

住在金碧辉煌的北京饭店,杨玉琼说:“妈呀,这一晚上得多少钱呀?”

阿珠说:“不用你管!你淘得‘阎秀才’这个宝贝值多少钱?无

价之宝呀!你这个妮子很有魅力呀,能招来这个大秀才可不简单。要不是苗丽萍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真替你高兴。”第二天陪阎芳州杨玉琼两口子去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拍了新婚照、婚纱照。照完相,杨玉琼婚纱还没有脱下来,就蹲在地上哭起来,阿珠知道她想起了牛幸娃,想起来那一次和老牛在北京的同游了……

回到三山岛,阎芳州和杨玉琼结婚的消息已经传开,许多人都来祝贺。申力明和范兰枝也来了,两人的恋爱正在向纵深发展,已开始商量结婚事宜。杨玉琼看见范兰枝有一些不好意思,范兰枝牵着她的衣袖悄悄说:“玉琼姐,你真有福气!阎芳州中断与我恋爱,是为了追求你、照顾你们母子,我不怪罪他,也不怪罪你,咱们永远是好朋友、好姐妹!”

待续